

暮春時分，木香將落，薔薇盛開，驅車去南通海門的常樂鎮，參謁張謇祠堂。這裏離張謇故鄉很近，當年張謇故去時，當地百姓十萬餘人，自覺為其揚幡送殯。在祠堂後面新建的紀念館裏，看到當年拍攝的老照片，場面壯觀感人，禁不住想起臧克家寫過的詩句：他活着，為了多數人更好活的人，人們把他舉得很高很高。

作為我國輕工業的奠基人，在清末民初，張謇創辦的實業頗多，貢獻矚目。一八九五年，他便在南通創辦了第一家棉紡廠，叫做大生紗廠，以後在家鄉，陸續開辦了八家棉紡廠，十年的努力，大生廠成為全國最大的紡織企業。這樣的創舉，不僅解決了當地農民就業轉型，更重要的是發展了我國的民族輕工業，讓附近的農村轉型步入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之中。

開車帶我參觀祠堂的司機，見我對張謇開辦的棉紡廠感興趣，指着展館裏棉紡廠的鐘樓老照片，對我說：這鐘樓還在，離這裏不遠，待會兒，我開車帶你去看看。說是不遠，車子也開了半個小時，在

一座小鎮寬闊的街道上停下來。下車一看，一座西式鐘樓赫然在目。整齊的灰磚三層，依然簇新如昨，直指藍天。每層有一圈紅磚鑲嵌勾邊，四面鐘也各有一圈紅磚鑲嵌，鐘錶停擺，時針指向當年，讓遙遠的時光定格。

拱形券式的大門，也是紅磚砌成，門楣上的廠標：大生第三紡織公司，顏體大字，渾然而清晰，只是不知為什麼將第三的第字寫成了「弟」。也許，古時弟第兩字通用。狀元出身翰林院修撰的張謇，應該不會搞錯。

鐵柵欄門緊閉，無法進去，趴在欄杆前往裏面看，通往工廠車間的長長甬道旁靜悄悄，空無一人，兩排香樟樹枝葉茂密，綠蔭蔥蔥，大概是後來種的，樹都不算粗。甬道的盡頭，闊大的白色影壁牆上，紅色的標語依稀可見，自然更是近些年的痕跡。雪泥鴻爪，百年時光如水，波光粼粼蕩漾在這裏。

司機告訴我，裏面的車間等老房舊物還在，在等待着研究，看看以後開發做什



▲張謇紀念館。

麼用場。這時候，走過來一位老人，我走上前去，詢問老人家棉紡廠的歷史變遷。他指着大門上的廠標告我：我們都叫它三廠。這稱呼，顯得親切，彷彿在叫一個人的小名。然後，他指着門前的道路，對我說：原來這裏有一條河，河上有橋，得過橋到三廠上班。地理的變化，常是歷史變遷的外化，讓看不見的時光變得看得見，也讓歷史潛入書頁之中，只得親身經歷者的指認方可讀懂。

最後，老人指着大門對我說：我奶奶當年就在這裏上班。話裏帶有幾分滄桑，也

帶有幾分驕傲。我問他：您今年多大年紀了？八十四了！他伸出手指，衝我比劃着。

真看不出來！我誇讚着，他拱手笑着健步離去。

司機對我說：我媽媽也是在這裏上班的。然後，他又補充說：好多人家幾代都曾經在這裏上班的。原來，這裏就是一片農田，建了三廠，村裏的農民，好多都到這裏當了工人。

上車離開三廠，車子快要駛出小鎮，我才忽然想起問司機：這個鎮子叫什麼名字？

他告訴我：叫三廠。

三廠！這個名字起得真好，樸素，好記，透着當地人對這個棉紡廠的感情，也透着對張謇的感情。它讓曾經的一片農田，變成了一座現代化的小鎮。這個鐘樓，成為了三廠小鎮的地標。世上的小鎮很多，哪個小鎮，有這樣融有歷史融有人物又融有感情的好名字？



二廠小鎮



「徽州端午錦」寄安康



臨近端午，在安徽省黃山市歙縣許村，村民用五彩絲線、棉綢布、草藥香料等材料，縫製非遺「徽州端午錦」，蘊含平安健康的美好祝願。

中新社

市井萬象

老友石先生



君子玉言 小香

日前，接到石先生電話，「我來北京了！參加國家版本館的活動。」

一見面，石先生十分高興地告訴我：國家版本館聘他為榮譽館員！證書編號是〇〇〇一號，石先生是第一位境內外榮譽館員。

我與石漢基先生認識二十多年了。從他父親石景宜博士開始，全家一直從事文化出版公益事業。石景宜一九六〇年代初來到香港，夫婦二人推着木頭車叫賣二手書。每逢暑假，石漢基兄弟每天都要到街上給父母當幫手賣書，從早八點一直忙到晚上十點。就這樣風裏雨裏一蚊一毫終於攢下資金買店舖開書店，並擴展到出版業。改革開放初期，石景宜回到內地，發現內地的院校及圖書館非常渴求各類型的圖書。石景宜毅然決定自費資助，向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和科研機構捐贈圖書，幾十年間累計向數百家機構贈書超過七百五十萬冊。所用資金，都是他們一本書一本書賣出積攢下來的。

與此同時，石先生一家還致力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嘗試以書畫作品為突破口，推動海峽兩岸「融冰」。他們在向內地贈送圖書時，常獲得受贈機構以書畫名家作品作為回禮，因而收集到多幅名作，從中精選兩百多幅，又購買一百多幅台灣名家作品，於一九八八年在台公開展出，一時轟動海峽兩岸文化界，其後便有大陸的啟功和台灣的臺靜農師兄弟相認等佳話。一九九〇年代初，石家首次向台灣歷史博物館捐贈大陸出版圖書並作公開展覽，隨後陸續向台大學、博物館等機構捐贈大陸版圖書數十萬冊。石景宜也因畢生致力於中華文化推廣及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以書報國、以畫結緣，享有「文化書使」和「開啟兩岸文化交流第一人」的美譽。

一九九〇年代末，石景宜收藏的兩岸名家書畫已有六千餘幅。當時曾有商人表示出價過億元收購，石景宜認為這

些作品涵蓋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的兩岸名家，擔心出售後商家會分批轉賣，將來難以收集到相類數量和珍貴度的作品。「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最終決定將書畫悉數無償贈予家鄉佛山市，共同籌建「文化藝術館」，免費對公眾開放，其後陸續贈送，已逾萬幅。

在香港，石先生一家致力於向青少年介紹國家發展成就、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他們自費印製有關中國的民族、國防、外交、政治制度、經濟、教育、科技、文化及傳統建築等方面內容的讀本，贈送全港大中學圖書館。並舉辦「閱讀大賽」鼓勵學生閱讀，得到了國家有關方面以及李漢林、饒宗頤等學界泰斗和香港各大院校的支持。

石家每五年一屆在大陸和台灣舉辦華夏杯書畫比賽，參賽者來自大陸及港澳台乃至歐亞美各洲。每兩年舉辦一屆「中華翰墨情」兩岸及港澳中小學生書法比賽，以中華文化凝聚人心、潤澤人心、聯通人心。他們家在油麻地的書店，也主要是中小學生的課外教材，大多是有關中華文化的。

為褒揚石景宜先生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所作貢獻，北京大學於建校百年之際特別向其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老人家一直以這個北大頭銜為傲。他曾說「我雖然不幸生長於國家遭受侵略的年代，卻有幸地活在國家積極推行改革、擺脫百年屈辱的特殊年代，讓我有機會為祖國崛起的偉大征程貢獻一己之綿力！」石景宜留下家訓：「我有一些錢留下，但不會分給你們，因為我還有許

多事情未辦好，我們只屬小康之家，我的一生都在計算如何使用有限的資金，去產生最大的社會效應，最終選擇了透過圖書去傳播知識。我去世後，希望你們能充分運用這些資金去幫助那些尋求知識的人。」

至今，石漢基先生一家在香港仍住在頗為擁擠的房子裏，出入乘巴士港鐵。他很知足，「父親初到港時，擺書攤、做小販，我們很多時候用兩蚊錢買魚蛋粉當晚餐。現在有自己的房子，兩餐無憂，比以前好了很多。房子再大，也不過睡一張床而已。」「於先父及我們全家而言，錢財皆為身外之物，能夠以文會友，以文聚心，為祖國統一大業略盡綿力，已心滿意足。」

二〇二二年底，石先生給我發資訊告知，堅守五十二年的書局不得不結業了。五十多年來，全家人胼手胝足、無間斷地拼搏，個中辛勞難以為外人道！「無奈因疫情和經營環境惡化，且已年屆六七十，無力支撐，書店停止運作。」但「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和推廣中華藝術的情懷不變。」

是次來京，石先生專程向國家版本館捐贈家藏《貝葉經》一百五十二箱一千四百件、《故宮文物月刊》《金石大字典》等港台出版物一千二百三十八冊。他說：父親這一輩子的收藏捐給國家，能夠得到最好的保護，也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最好歸宿。

聞聲聽了石先生一家的故事，託我帶去問候，說「這是一個陌生人的敬意」。



▲漢榮書局於二〇二二年底結業。

杏花村裏的「知青飯堂」



自由談 朱昌文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本文所寫的杏花村，並非是唐朝詩人杜牧筆下位於山西省「酒都」汾陽縣的村莊，而是地處粵西高州市分界鎮的杏花村，它也是一個值得詩人賦詩詠讚的好地方。這裏是高州市鄉村振興示範帶「精彩一百里」線路所在地，自然景色優美，人文歷史深厚，有多個特色景點，其中杏花村裏有一個面積頗大的「知青園」，園裏有一家「知青飯堂」，建築物的外貌和舊式的裝修陳設，加上周圍牆壁上的標語和繪畫，讓人有時光倒流的感覺，恍若置身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村。

今天的高州杏花村是一個現代農業示範區，儲良龍眼的發源地，現有旅遊景點除知青園外，還有陳濟棠舊居、龍眼耶

驛、南秀河生態碧道、杏花驛站、杏福田園、曲水流觴、儲良母樹公園、鱷魚景區等，吸引越來越多遊客前去遊覽觀光。

筆者和朋友早前結伴初遊此地，踏足知青園，對知青飯堂設立的緣由和特色甚感興趣。聽當地導遊的介紹，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一批又一批城市知識青年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來到杏花村，與農民同生活同勞動，對當地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杏花村就是當年的「知青農場」。後來知識青年陸續回城，但當年他們生活過的地方保存了下來，成為那段艱苦難忘歷史的見證。

幾年前，高州市政府在鄉村振興建設中，盤活歷史資源，利用舊資源打造了一批文旅結合的產品。杏花村依託該村歷史資源打造了一家特色的知青食堂，把食堂與鄉村振興結合在一起，比如用的食材是村民自種自養的產品，一方面滿足了食堂自身的需求，又暢通了地區農產品的銷售渠道，帶動村民增收，讓他們在家門口享

受到紅色旅遊產業帶來的紅利。

這家承載着一代人回憶的知青飯堂供應的特色菜餚受到了遊客和當地居民的歡迎，生意頗佳。我們那天到這家飯堂吃午餐，看到座無虛設，十分興旺。我們點選了一席「憶苦思甜餐」，菜式相當豐富，包括有白切雞、梅菜扣肉、煎魚、酸豬蹄手和豬雜湯等，其中一道菜式食材有洗淨的豬膽囊皮，入口略帶苦味，寓意「憶苦」，切合套餐名稱，頗見心思。

除了菜式接地氣、色香味俱佳之外，飯堂的裝修風格也很有特色，貼在牆壁上多張年代久遠的宣傳圖片、標語和擺設在飯堂內外的舊物件及塑像，彷彿在訴說當年的故事，傳遞着艱苦奮鬥的精神，為顧客們提供了一道含意豐富的文化大餐。

在一篇網上文章看到一位遊客的「吃後感」：「以前知青們的『苦』我們沒有領略過，和以前相比，現在感受到是生活的『甜』，很有意義，值得來。」筆者深有同感。

老貓嗅花獻詞典



燈下集 李丹崖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有一本最美意向組成的詞典，那一定是用鮮花組成。

還有什麼比鮮花更美呢？花開富貴、花開吉祥、鮮花着錦、花開了就相愛、花都開好了……幾乎提及鮮花，緊跟着就有美好的事物出現。哪怕是那個俗語「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人的注意力還是在鮮花上，牛糞是用來相形見绌的。

深圳作家王國華的《掌上花園》就是這樣一本鮮花詞典。王國華原本是東北一家城市晚報的編輯部主任，後來，年屆不惑之時毅然決定挑戰自己一把，跳槽到深圳一家媒體，粗略一算，業已十年。

王國華以隨筆和詩歌見長，尤其是小隨筆，清麗脫俗。打開《掌上花園》一書，亂花漸欲迷人眼，二百多種花，排着隊，紛至沓來，各色鮮花，赤橙黃綠青，紛紛入我胸懷，實在是過癮。

得，他的中年跳槽，遠勝於一次候鳥遷徙，在人生的小半時選擇背井離鄉，這本身是需要莫大的勇氣，先開始是他獨自一人，後來，舉家遷徙到深圳，這又在勇氣上增加了一重依氣。在這樣的背景下，寫花，可以療癒寂寞，可以釋懷落寞，可以激活新生活，故而，話鋒一轉，有了愛人的陪伴，他不再是孤零零的綠葉，這座城市也給了他無限的踏實和熨帖。由此觀之，一份人情的溫熱，一座城市的寬厚，百種花卉的簇擁，都化作了他的筆下生花。

每個人的文字，總能在細節裏找到他自己。我看《蝶豆》一篇中，有這樣的記述：「西鄉鐵崗村，街道整潔。一幢三層小樓，乃打鐵文藝社所在地。樓頂天台上，擺着一排沙發和塑料櫈，訪客隨來隨坐。秋日陽光，暖烘烘的，不再潮濕。一隻胖貓躺在沙發上睡着了，發出呼嚕聲。不要輕易打擾牠。」王國華看似在寫一隻流浪貓，我則從這隻流浪貓的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了他的影子。

告別了少年的孟浪時光，抵達了中年的那次流浪，個中艱辛，可想而知。忘了是哪位詩人所說，經歷過流浪的人，才有資格談及安詳。在《蝶豆》的末尾，王國華這樣寫到：「胖貓遠遠看着，眼神漸漸由暴烈轉為慈祥。眾人早知道，牠是神派來督察花花草草的。無論牠們以什麼姿態呈現，都需與王國華琴瑟和諧。否則，胖貓不答應。」胖貓如虎，細嗅薔薇。細細數來，我認識國華兄也有十餘年了，先前他以寫雜文著稱，那時候，文筆堪稱「暴烈」，看到這段，我心底一笑，我想說，其實國華兄就是那隻胖貓，如今，他已和他的蜂蝶一起醉臥花叢中。

讀完此書，一個句子在腦海裏盤旋：老貓嗅花獻詞典。